

錫蘭簡明史

[錫蘭] 尼古拉斯 著
帕拉納維達納

李榮熙 譯

錫 兰 簡 明 史

从远古时期至公元 1505 年
葡萄牙人到达时为止

〔錫兰〕尼古拉斯著
帕拉納維达納

李 荣 熙 譯

商 务 印 书 館

1964 年·北京

C. W. Nicholas
and
S. Paranavitana
A CONCISE HISTORY OF CEYLON
Colombo
Ceyl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錫 兰 簡 明 史
从远古时期至公元1505年
葡萄牙人到达时为止
(錫兰)尼古拉斯、帕拉納維達納著
李榮熙譯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复兴门外翠微路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字第107号)

新 华 书 店 經 售

京 华 印 书 局 印 装

統一書号：11017·222

1964年11月初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64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297千字
印张 12 8/16	插页 12 印数 1—5,000册
定价 (9) 2.00元	

譯 者 序

中国和錫兰有悠久的历史友好关系。两国之間的往来远在公元四世紀末即已开始。根据中国史傳的記載，晋孝武帝时錫兰国王（优婆帝沙一世）曾經派遣沙門曇摩携带玉质佛像一尊来訪中国（見《梁书》卷 54）。这位从錫兰来訪我国的第一位使节，在旅途中輾轉經過十几年，于晋安帝义熙 2 年（公元 406 年）到达中国。与此同时，我国高僧法显于义熙 6 年（公元 410 年）到达錫兰停留两年，并取回梵文佛教典籍多种，譯成汉文流傳于我国。嗣后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間的接触，日益增多。两国政府經常派遣使节，互贈礼物。两国人民之間的宗教文化交往也越来越頻繁。錫兰出土的古物之中发现有中国古代錢币和宋代瓷器，这說明了两国之間的經濟貿易关系。这种友好关系一直延續到公元十五世紀。明永乐年間（1403—1424 年）郑和曾經数度訪問錫兰。葡萄牙人于公元 1505 年开始侵入錫兰以后，荷兰人和英国人相继侵占錫兰，前后共达四百五十余年。在此时期，中錫关系因为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人为障碍而暫告中断。

錫兰人民經過不断的斗争，終於 1948 年获得独立，摆脱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桎梏。我国人民也于 1949 年获得解放。在新的时代条件之下，两国之間的傳統友誼得到了恢复，彼此的友好往来又頻繁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两国人民互相了解彼此的历史文化，对于促进友誼是有积极作用的。

錫兰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的国家。錫兰的主要民族僧訶罗人，从北印度迁入錫兰已有二千五百年之久。在这漫长的历

史时期，勤劳勇敢的錫兰人民不止一次击退了外国侵略者，創造了自己的独特文化，在文学、艺术、建筑各方面都有光輝燦爛的成就。錫兰史学家說錫兰是具有最古历史文献的国家之一，这并非夸大之詞。錫兰的《大史》和《島史》等不朽的历史著作，为研究錫兰历史的学者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这些古代历史文献，和其它国家的古代历史著述一样，难免掺杂有神話和民間傳說，何况又都是出于宗教家的手笔，这就需要現代历史学家对这些史料加以分析、批判和整理，使人們能够看出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

錫兰大学出版的《錫兰史》就是根据这一需要而編輯的。这部著作是以錫兰大学历史系主任雷教授 (Professor H. C. Ray) 为首的編輯委员会約請許多著名学者分別执笔写成的，全书共分两卷。第一卷的内容从远古时期到公元 1505 年葡萄牙人侵入錫兰时为止，計有九百余頁。为了閱讀便利起見，第一卷又分別裝訂为第一、第二两册 (分別于 1959 年和 1960 年出版)。第二卷的内容包括公元 1505 年以后直至公元 1948 年錫兰获得独立为止这一时期的历史記載，也就是錫兰遭受侵略、在西方殖民主义者統治之下的情况。至目前为止，第二卷《錫兰史》尙未見出版。

現在翻譯的这部《錫兰簡明史》是錫兰大学編輯委员会尼古拉斯 (C. W. Nicholas) 和帕拉納維达納 (S. Paranavitna) 两位教授，为了适合一般讀者的需要，根据《錫兰史》第一卷加以压縮而編写成的。簡史的内容和詳史大致相同，只是删除了一般讀者也許觉得沒有兴趣的过于繁瑣的考据細节。为了增进了解和两国的友好关系，我特將簡史譯出，供我国讀者閱讀和参考。願意对于錫兰历史作比較詳尽研究的讀者，还可以參閱分为两卷的錫兰詳史。

另外，关于本书中“僧訶罗”这一名詞的譯音，要作一点說明。錫兰人民自己把錫兰叫做 Simhala，意为“執獅子国”。玄奘在《大

唐西域記》中音譯為“僧伽羅”，現在一般書籍也採用這一譯音。但是以“僧伽”二字音譯“simha”(獅子)，則與當作“僧團”講的“僧伽”(Saṅgha)容易混淆不清。所以這部譯稿中採用義淨《求法高僧傳》中的譯音“僧訶羅”來表示“Simhala”，使其和“Saṅgha”有所區別。以“僧訶”音譯“simha”，在對音上也比較更接近原音些。

最後，我要感謝商務印書館安排出版這部譯稿。尤其是編輯部的同志們校讀譯文，訂正錯誤，我要向他們表示謝意。譯稿中難免還有一些欠妥的地方，希望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提出意見，加以指正。

李榮熙

1964年1月

目次

前言

(錫蘭大學副校長尼古拉斯·阿底加里助爵) 3

序 5

第一章 緒論

(C. W. 尼古拉斯) 7

第二章 雅利安人殖民地和早期錫蘭國王

(S. 帕拉納維達納) 25

第三章 佛教在印度興起及其傳入錫蘭

(S. 帕拉納維達納) 41

第四章 英雄時代和維闍耶王朝後期諸王

(S. 帕拉納維達納) 61

第五章 第一蘭巴建納王朝

(S. 帕拉納維達納) 85

第六章 阿努拉達普拉時代初期的文化

(S. 帕拉納維達納) 102

第七章 摩利耶族和蘭巴建納族

(C. W. 尼古拉斯) 129

第八章 第二蘭巴建納王朝(摩那梵摩至摩晒陀五世)

(C. W. 尼古拉斯) 149

第九章 阿努拉達普拉時代後期的文化

(C. W. 尼古拉斯) 165

第十章 珠羅人占據時期和維闍耶巴忽一世

(C. W. 尼古拉斯) 190

第十一章	內战和波罗迦罗摩巴忽大帝的兴起	
	(C. W. 尼古拉斯)	205
第十二章	波罗迦罗摩巴忽大帝的統治时期	
	(C. W. 尼古拉斯)	221
第十三章	波罗迦罗摩巴忽大帝的继位人和波隆納魯伐 王国的衰亡	
	(C. W. 尼古拉斯)	242
第十四章	波隆納魯伐时期的文化	
	(C. W. 尼古拉斯)	252
第十五章	檀巴德尼耶王朝	
	(S. 帕拉納維达納)	282
第十六章	甘波罗和罗依伽摩	
	(S. 帕拉納維达納)	296
第十七章	科提王国直至公元 1505 年	
	(S. 帕拉納維达納)	311
第十八章	衰微时期的文化	
	(S. 帕拉納維达納)	324
錫兰历代国王年表		347
錫兰历代首都		357
譯名对照表		358

前 言

人們对于錫兰大学出版的《錫兰史》第一卷的反应，非常令人高兴，这說明大学因为出版这部著作而滿足了大家的渴望。这本书照現在的銷售速度看来，很可能在一年之內存书就要售罄。如果再版发行时，編輯委员会就可以有机会改正第一版中不可避免的一些缺点，并且可以根据第一版付印以后发现的新資料进行修訂。

同时我也注意到，一般受过教育的人既无閑暇也不願意对于本島的历史进行像錫兰大学《錫兰史》那样詳尽的研究，只希望有一部比較簡明扼要而內容相同的著作。这一部书已由 S. 帕拉納維达納教授和 C. W. 尼古拉斯先生二人协作完成，現在即公开发行。《簡明史》中的某些部分是压缩詳史中的有关章节而写成的，其余的則都是重新編写的。希望这部《簡明史》对于高等学校高年級学生也有用处。目前正在准备僧訶罗文譯本，希望在一年之內可以出版。

N. 阿底加里

(錫兰大学副校长)

佩罗德尼耶，1961 年 1 月 28 日

序

这部《錫兰簡明史》主要是根据錫兰大学的《錫兰史》第一卷編写的。讀者如果想要知道某一史实紀述的根据，或某一史料的解釋所依据的議論，可以參閱詳史中有关的章节。

但是本书的某几章中採納了和錫兰大学的《錫兰史》不同的观点。在第八章到第十三章中，从公元十世紀到十三世紀和錫兰有密切关系的羯陵伽国，被认为是馬來亞細亞的一个地区，而不是印度著名的羯陵伽。这一观点的理由已在“中世紀时期的錫兰和馬來亞細亞”論文中有所叙述——这篇論文刊载于《亚洲皇家学会錫兰分会学报》，新編第七卷，第一部分，第1—42頁。关于“北方王国”的起源，以及这个王国和檀巴德尼耶、俱魯那伽罗、甘波罗和科提历代国王的关系，本书中所作的記述是根据題名为“錫兰北部的阿利耶王国”这篇論文編写的——此論文将在下期学报中刊出（第七卷，第二部分）。关于波罗迦罗摩巴忽一世逝世以后立即发生的事件，我們认为 H. C. P. 貝尔对于波隆納魯伐銘文（《錫兰古物和文献記錄》，第五卷，第24—30頁）所作的解釋是正确的——D. M. de Z. 魏克拉馬辛格推定这一銘文是維闍耶巴忽二世的遺物（《錫兰石刻銘文》，第二卷，第170—184頁）。

从伐多伽摩尼到达多优婆帝沙历代国王的年代，根据以前沒有发表的一件銘文資料，作了改訂。这件銘文記載优婆帝沙一世在位之第二十八年为佛历941年。改訂了的年代和《錫兰史》中所記載的年代之間的差別，一般不超过四年。我們将在《錫兰大学評論》第十八卷，第三期中发表的“对于錫兰佛历的新解釋”这篇論文

中看到这一銘文及其对于僧訶罗編年史所引起的討論。关于德干高原巨石器文化所确定的年代，以及认为巨石器建筑者就是德拉維达人，这都和摩尔提麦·惠勒勋爵在他所著的《古代印度和巴基斯坦》第150頁以后所說的見解是完全吻合的。

这部《簡明史》中采纳 K. A. 尼拉甘达·斯特里教授的意見，认为伐罗求那二世是槃底耶王子，被舍那二世的将領拥登摩度罗王位。关于此事，这里應該說一下最近在《印度石刻銘文》(第三十二卷，第269頁及以后各頁)中发表了一篇泰米尔銘文，其中提到一名和伐罗求那·摩訶罗闍及僧訶罗·罗闍有关系的首領。这一銘文不幸在提到僧訶罗·罗闍以后就殘缺不全了。但是我們认为其中沒有和本书采纳的見解有冲突的記載。

书末附有僧訶罗文地名表，书中某些地图采用的是巴利文形式的地名。*

测量局的 P. U. 罗特那登伽先生为本书迅速印制地图，考古專員提供附图第一号到第十三号的图片并允許我們在本书中加以利用，特此致謝。附图第十九号的錢币照片是 U. 巴杜梵杜达費先生供給的，他并协助我們編写該图片的說明文，深为感謝。附图第二十号是 J. 闍耶舍那先生繪制的。P. L. 普利摩帝拉克先生协助我們校閱印稿，N. 赫底雅拉奇夫人負責打印稿件及其它有关本书出版事务的文书工作。最后，我們要表揚錫兰大学印刷所主任 H. B. 佩雷拉先生及其全体职工和我們合作印刷此书所表現的有效工作方式。

C. W. 尼古拉斯

S. 帕拉納維达納

科倫坡，1961年1月27日

* 汉文譯本已略去此地名表。——譯者

第一章 緒論

地 質

錫蘭是印度洋中一座島嶼，面積為二萬五千四百八十一平方哩（六萬五千九百九十五點七九方公里），位置在北緯 5 度 55 分到 9 度 51 分，東經 79 度 43 分到 81 度 53 分之間。全島地形似梨，南北長二百七十哩（四百三十四點四三公里），東西寬一百四十哩（二百二十五點二六公里）。它和印度半島南端之間隔着馬納爾灣和保克海峽，中間海面寬度最窄處約為二十哩（約三十二公里）。

從地質學上說，錫蘭本來是德干高原的一部分。它從印度大陸分裂開來是地質時代上比較晚近的事情。在引起這一分裂的地殼運動的過程中，海洋淹沒了大陸的一部分，留下了馬納爾島和現在叫做亞當橋的沙洲作為舊陸地橋梁的殘余聯繫。老虎在印度大陸上向南遷移到達南印度時，印度和錫蘭之間的陸地聯繫已經斷絕，因此錫蘭現在沒有老虎。

西北海岸的淺海中逐漸形成了沙洲和沙灘，這些沙洲和沙灘發展成為自古以來在印度及附近各國即已聞名的“錫蘭珍珠海岸”。海螺雖然是遠不如珍珠那樣值錢的商品，却也是這些淺海中的產品。

錫蘭的山岳具有非常久遠的地質來源。今日的高峰自從形成以來由於風蝕已經失去了大約一萬呎（三千零五十米）的高度。在這個過程中，各種寶石，主要是紅寶石和藍寶石，被沖洗到人力所能及的地下層中。寶石蘊藏量之大使開采寶石成為陸地上收益最

多的职业，正如采取珍珠是海上利潤最大的事业一样。由于錫兰宝石产量如此之大，所以在梵文佛教典籍中称它为“宝島”。

云母也有一定数量的貿易，这是一种有出口价值的矿产，罗马人描写它是一种像玳瑁的大理石。铁矿蘊藏量足够滿足本国居民在鋼铁方面的各种需要。其它各种有价值的矿产，如石墨（黑鉛）、石灰石、粘土、鈦铁矿以及单晶矿，直到近代才开始采掘。

史 前 情 况

关于錫兰原始人生活的各方面情况，还没有进行过认真的科学研究。关于这一科目我們知道得不多。在許多地方，尤其是在山区荒瘠地带，以及在維尔巴杜自然湖的多沙地区和一些岩洞中，曾經发现过用黑砂石和石英制成的用具和工具，有的是单独存在，有的是和陶器在一起。大家相信土著居民就是以打猎为生最近才絕迹的原始种族伐陀人的祖先。但是錫兰史前人的来历，他們的类型和体格、习惯信仰以及生活方式究竟如何，还有待于研究。

地 理 背 景

錫兰在地理上可以概括地分为三个气候区域：（一）干燥区域，包括普塔拉姆、馬納尔、賈夫納、伐弗利耶、阿努拉达普拉、波隆納魯伐、庫魯內加拉、亨可馬里、巴提卡洛阿、摩那罗加拉和汉班托塔地区，以及馬特列地区的北部和东部。全部区域包括全島陆地百分之七十的面积。（二）低地潮湿区域，包括奇魯、科倫坡、迦伽罗、腊特納普腊、卡卢塔拉、加里和馬特拉地区。（三）山地区域，包括馬特列、康堤、拏伐罗·埃利耶和巴杜拉地区，以及薩巴拉加莫瓦

山区和摩拉瓦迦乡区。

干燥区域不仅是三个区域之中最大的区域，而且也是历史上最重要的区域，因为它是僧訶罗族文化的发祥地。这个区域叫做干燥区域，是因为这个区域只在东北季風的季节中（十月到四月）才有雨水，而在西南季風的季节中（五月到九月）則干旱无雨。其中有两个干旱荒瘠的分区，那就是西北部的馬納尔地区和东南部的汉班托塔地区。每年在干旱季节中，植物都因缺乏水份而枯萎，池塘和溪流都枯竭无水，較小的水庫都变成泥水塘，較大的河流（摩訶伐利河和伐罗呖河除外）都变成小溪，甚至断流而成为許多互不联系的水池。因此干燥区域的主要問題很明显地是要在干旱季节中为农业和日常生活提供适当的水量。这个区域的土地并不是完全平坦的，在平原之中有許多露出地面的岩石和山脉，有些山峰的高度超过一千呎，少数山峰則在二千呎以上（最高的山峰是摩那罗伽罗丛山，高度为三千六百四十六呎）。古代僧訶罗人充分利用地形的差别，在山脉之間筑成土壩，填塞峽口，建造許多大小水庫，并在河流高处筑堤，导水流入人工渠道。这是古代人民最偉大的技术之一。他們建造一个龐大复杂的灌溉系統，筑有互相联系的堤壩、渠道和水庫，往往使方向不同的河水汇合在一起，但是不論这一灌溉系統設計中的工程技术如何偉大，还要依靠在一定的季节中有适当的雨量才能發揮作用。雨水使河流和溪沟有水，它們才能为人工渠道和水庫提供存水。如果东北季風时期无雨——有时候的实际情况就是如此——灌溉系統就无法为农田提供足够的水量。于是严重的困难甚至饥荒时期，就会成为不可避免的后果。

公元前一世紀时，几乎全部干燥区域都有居民，人烟最稠密的是阿努拉达普拉地区，村落和儲水池塘是当时景色中的普遍景像。

在以后若干世紀中，水庫的規模擴展到極大的程度，使整個分區富饒多產。我們不知道地方性瘧疾于何時開始侵害乾燥區域的人民。但是據推測那是在公元十三世紀波隆納魯伐時代末期開始的，那時灌溉系統被忽視而成為廢墟。從此以後，乾燥區域的大片土地即被荒棄，七百年來在此區域不可能進行任何大規模的再度使用和重新發展，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使用滴滴涕杀虫药根絕瘧疾為止。

低地潮濕區域在西南和東北兩個季風時期都下雨。水災是一再發生的問題。這個區域不需要為灌溉而儲水，因為它在任何季節都不缺水。有時候也發生乾旱，但不發生經濟上的問題。植物非常繁密茂盛，經常要為控制野草不使其蔓延到耕地中去而進行鬥爭。靠近海岸的土地是平坦的，內陸的土地則逐漸上升到中央山部的山麓。奇魯、科倫坡和迦伽羅地區在公元前已有居民，那時候的許多銘文證明了這一點。但是我們沒有歷史或銘文記載可以證明西南地帶，即卡盧河和尼爾伐羅河及其內地特納普腊地區之間的地帶，在早期的時候已有居民。這一地帶最早的銘文是公元十世紀時的遺物。據記載公元十二世紀時，巴斯頓鄉區是一片巨大的沼澤荒地，波羅迦羅摩巴忽一世排除積水和野草，使這一地區適于居住。瘧疾從未流行于低地潮濕區域或山地區域。

山地區域在錫蘭中南部，這個區域是一群相當高的山叢，分成兩段因為受到風蝕作用而幾乎變成平原的聯續高地，逐漸上升，一直到高度為八千二百九十二呎的昆杜魯多羅伽羅最高峰為止。這一區域通常稱為“內地”，氣候涼爽宜人，有終年不竭的河流和小溪，形成許多風景如畫的瀑布和急流。這一區域有繁茂的野生植物和引人入勝的風景。在山口和高處眺望則景色尤為壯麗動人。公元前一世紀末期在低山區域，即摩訶伐利河流域的泰爾德尼耶，

康堤和甘波罗周圍地区,巴杜拉东北部的小山地帶,以及馬特列山地北部和西部山坡地帶,都已有人居住。居住在一千到二千呎高度山谷中的早期居民,在他們修建于居住地附近的佛教石窟寺廟的岩石上留下了他們刻制的銘文。这些銘文的位置标明了他們从低地迁入山区的路綫。大約二千五百呎以上的大部分山区在公元九世紀頃才有人居住。以后,大規模移民迁往山区是在波隆納魯伐王朝灭亡之后才开始的。

目前北部和东部泰米尔族人居住地区的許多地名采用了泰米尔文的形式,但其中原来僧訶罗文的因素仍然可以看得出来。自从公元七世紀以来就形成錫兰固定人口一部分的大量而且逐漸增多的泰米尔人,在北方省中占有优势,并且在公元十三世紀后期控制了这一地区。他們依靠辛劳和勤儉把自己的地位維持到今日,而且把它扩展到了东方省。

錫兰的三个領地或主要地方分区是:(一)罗闍罗多,(二)卢訶納·德沙,或称卢訶納·曼陀罗(魯呼拏·达那維耶),(三)摩罗耶·德沙,或称摩罗耶·曼陀罗(摩罗曼杜卢)。这三部分合称为帝悉訶罗(梵文为底哩僧訶罗·罗闍耶,或登·罗闍耶)。

罗闍罗多虽然在公元九世紀以前沒有明确地被叫做这个名称,它却是最早統治阿努拉达普拉的那些国王最初划定界限的国土。公元前161年杜多伽摩尼·阿巴耶王(一名杜陀伽拏拏王)即位时,錫兰全島才首次被統一成为一个王国。罗闍罗多划分为四个区域,以东西南北命名,其中最重要的是南区达吉納德沙(达軍波沙),它是王儲的領地。

卢訶納(魯呼納)包括摩訶伐利河以东的全部地区,以及巴提卡洛阿、摩那罗加拉、汉班托塔、馬特拉和加里地区,其首府为摩訶伽摩(又名帝沙摩訶罗摩)。有时候卢訶納是在王子們的統治之